

## 风物

## 荒山牡丹

玄 武

来看荒山牡丹，未遇一人。一山牡丹仍然属我。枯草高于头顶，个别地方，差不多是我两倍身高。是去年的蒿草，也无野火烧掉它们。有野兽踏倒的痕迹，我看了看，猜是野猪。另有一处，发现野兔子粪便。

山中多处沟壑已被填平。眼看这座山也快消失了。

正是黄昏，漫山草木晃动。草木每年一度返回青春，我不如一棵树矣。

所过之处，时有野鸟惊起，辨出其中有鹤鹑、戴胜、野鸡、乌鸦和蓝尾鹊。近几年蓝尾鹊明显多了起来。是生态好转了？

这么想的当儿，一个鸟影掠过头顶。它的飞行几乎是凶猛的，我没有看到确切的样子它就消失了。从脑中留下的片刻印记判断，该是一只鹰隼，不大，当是鹞鹰。我忽然记起刚才，麻雀们从四面八方往我附近山崖上的酸枣灌木丛里钻。它们惊慌的叫声，我以为是在骂我侵犯它们的地界，一边骂一边逃跑，长满短刺的酸枣丛，是它们天然的保护伞。大一些的禽类兽类，均望而却步，鹞鹰也不例外。

初生嫩叶的白杨树上，两只蓝尾鹊作高明的舞蹈。它们站在最顶端向上伸展的枝梢上，天光中清晰得如同专场演出。观众只我一人，或许还有其他蓝尾鹊，但我看不到它们，只能听到鸣叫，那鸣叫大概是掌声。杨树顶的蓝尾鹊，像武侠作品中的高人凌空而立。嫩枝条是不够坚硬的，不能支撑它的身体，它需要以拍翅的动作减轻压力，才能够保持在树顶。这正是一种高超的分寸拿捏。另一只蓝尾鹊在稍低一点的枝条上，作同样的舞蹈，像比赛，又像是相互取悦。忽然，低一些枝条上的蓝尾鹊笔直地落下去。我骇一跳，以为它站不住跌落，却原来它垂直下降一段，竟90°折弯，与地面平行，疾速向我飞来。

它落在我旁边一棵槐树上。其上有硕大鸟窝，原来是它家。它站在窝边缘，翘一下尾，看不到了。这蓝尾鹊在不远处的杨树顶已鸣叫了许久，此时大概觉得我无恶意，放心地回了自己家。

牡丹愈发荒败。有硕大骨朵，但不到开放时节。我是知道的，只因挂念，前来探看。我爱这不规则、不讲究、不在乎、恣意、放纵。公园或花圃那种整齐饱满，是不能与它们比的。它们的气息扑入我笔下，支撑我的审美。每见它们或与之相类的事物，我都觉平添气力。

在此附近已居住多年，每年两度来看。其间山川草木，人的面庞，一一映照在行文间。也会有焦灼和不安——我的住处，最好不要动迁。我不惜苦力学种花，学配土，学剪枝，学嫁接，甚至学土木，半夜锯木头，拉电线，弄出一处不尽如人意但我相对觉得舒服的乐土。那不是花多少钱赔我的事。

财富不能代表社会进步，不能代表文明程度。如果没有与财富相配的人心进步，则财富时常会促成罪恶。任何时代，衡量社会前进的标准，仍然是人心进步、文明进步。若不然，何以战国时富甲天下的陶朱公不能代表文明。

现在我站立其上的山，已经荒了多少年？多少地任凭荒着。几千年前，人的梦想无非是：几间屋子，一个安静的院子，人可以种花，坐在阳光下喝茶、读书、打瞌睡。没有太多的压力，人可以富可以穷，穷也不失自尊，院子屋子是洁净的，阳光是洁净的，井水是洁净的。但是几千年来，人一点点小小的尘世梦想，还是得不到完全满足。

偶尔得一处院落的人，不得踏实，内心总被各种不安折磨。像我，放弃许多东西来过这样的生活，也总担心突如其来变故。有时我想，我的住所，我活着时不要变动，百年后最好也不要变动。我写过那么多此间的事物，而且仍然在写，可能还会写一部叫《东山居》的书。

## 樱桃，樱桃

花在夜间，自带光芒。前年此时，我守着它开花。然而一年比一年繁忙，不及顾念，它越来越凶猛，是11岁的樱桃树了。

我不知道自己今夜做了什么，已是夜晚9时。其实近年，日日如此，恍若被某个看不见的怪物拖着飞奔。还有很多事要做而未做啊。

樱桃的花束，瓣乍打开，绿叶已展。尤爱它叶片肥大的豪奢。这一树花未到盛时，昨夜只有靠墙一枝开放，今下午已开半树，靠树顶的部分仍在犹豫。但是太快，看不到它开放的过程，在院里一抬头，便见又开一片。或许明晨，就全开了啊。我像等待，又像希望它停住，因为渐渐追不上它了。心里像歌德在《浮士德》中写的一样喊着：美啊，请停留一下！

这句子我暗念过许多个暗夜。现在我想说的是：美啊，请再停留一下！

这一次望去，月亮已升在树间。是暗红色的月亮，缭绕在云层中。在一首诗中我曾说它是朽暗之镜。我多次拍过，穿云之月，像极了傅抱石《九歌》画作的氛围。变幻、诡异、皎洁，仿佛伴有了深邃而悲凉的楚乐。我一度认为，傅抱石绘九歌图，必定多次观察了夜月之变。

此时，月走入厚的云层中。云朵被映亮的边缘也晦暗了。但是它奋力前行。现在云边再亮，月又出来了！

为何我期望它出现？是对光的渴望与呼唤，还是别的什么？

月照着一枝樱桃，已是雪白。不知何时，这满是骨朵的一枝樱花也暗暗地开了。夜风中涌动微苦的樱花迷人的香气。

如此观察一树樱桃，应被世人笑作痴傻。

观察意义何在？停留意义何在？

但是，美，意义何在？人的生命，意义何在？

我呆坐在树下，为月光和樱花的微光映照。我属于中止奔跑、停留此刻的一人。我是竭力留住此刻的书写者。我多么愿意就此站住，站下去，根须长出；扎人，臂膀伸展，成一棵树。我站着不动，忽然间，周身奋力披满花朵，芳香着，微微荡动。

## 微小说

## 花大姐

女 真

花大姐是我们园区住户，也是我们园区名人——她头上包红围巾，拉一辆小平板车，每天在园区里捡拾废品、旧物，能卖钱的积攒起来送到园区大门口的回收车。我们这里是新园区，装修房子的包装纸壳不少，卖废品有人嫌麻烦，花大姐张一回嘴，就给她了。除了收纸壳，花大姐还捡拾塑料瓶，我不只一次看见她翻垃圾箱。虽然现在废品不如头几年值钱了，集腋成裘，纸壳加上塑料瓶，花大姐一天收入十块、二十块不成问题。

第一次见花大姐是在我家门口，她自来熟性格，笑眯眯跟我打招呼：正装修呢？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吱声！纸壳啥的不要了给我呗！

听她口音不是本地人，像是吉林那边的。

后来听邻居讲，花大姐儿子住在附近另外一个小区的高层，小两口准备要孩子，花大姐早早就过来适应环境。花大姐跟儿子、儿媳妇住高楼不习惯，儿子就贷款买了这套带院子的一楼，说这小房子给妈妈住，也当投资了。我家这个地方，现在看是偏僻一些，但是通地铁，离医院也不远，无论投资还是自住，我觉得花大姐这个儿子还是挺有眼光的。

我的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有一天，花大姐又站到我家门口，问我需要保洁擦玻璃不？她说了一个价格，我觉得比找别人划算，就让她做了。

我家是一楼，有一小块地。花大姐问我会不会种地不？我当然不会，没种过。她说，那你别找旁人了，让俺家那口子帮你，西红柿、辣椒苗你也别上外面买，我育好给你栽上。

她家大哥过来，翻地、捡石头、备垄，我不能让他们白干活。他们作为回报，西红柿和辣椒苗他们死活不肯收钱，说是自己家种子育的苗，没什么成本。必须得说，花大姐不仅勤劳，而且敏锐、有眼力见儿，她总能出现在有人需要她的地方。

我住进新房，有一阵没见到花大姐。也许她是在家伺候月子、带孩子了吧。有一天我在园区散步，在她院子里看见了花大姐。她正在给花浇水。见我停下，她冲我招手：妹子，你进院看。

花大姐家的院子，除了走路的小窄道，一半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各种蔬菜，另一半是花。百合、月季、芍药、鸡冠花，品种真不少。我夸她菜种得好，花也种得好，花大姐非常自豪地笑了：其实我不姓花，这小区



插画 胡文光

里的人不知道我姓什么，就因为我的花养得好，他们都管我叫花大姐！

笑过之后，花大姐忽然沉默了。我问为什么在园区里看不见她，是不是媳妇生孩子了？她说还没有呢，是儿子不让她在园区里到处捡废品了。小两口说了，在外面捡拾废品、接触脏东西，对孩子健康不好。万一把病菌带回家了呢？虽然孩子还没出生，但现在就得养成好习惯。

这话题有点复杂。我当然不完全赞同她家下一辈的想法——花大姐没有退休金，靠勤劳挣点儿钱，儿子和儿媳其实不应该阻拦。听她说话的口气，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无奈。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劝说花大姐。我这个陌生人，说些什么有用吗？我甚至没见过她的儿子和儿媳妇。

前几天我在园区里碰见花大姐，我挺高兴见到她。她没拉平板车，也没系红围巾，穿一套粉色运动休闲装，不了解底细的不会知道她来自吉林农村。我跟她打招呼，她急急忙忙边走边告诉我：我去超市买点儿好吃的，儿子和儿媳妇要来！

她家的院子里有现成的各种蔬

菜，我估计花大姐是去买鱼或者买肉。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花大姐那天只说了她不姓花，但是好像没告诉我她姓什么。她到底姓什么呢？

这天早晨，花大姐又一次站到我家门口，我有些意外。花大姐笑眯眯地对我说：妹子，求你件事。

花大姐不想养花了。她认为我是这园区里最喜欢花也有条件养花的人，问我想不想继续侍弄她院子里的那些花。如果愿意，今天她就把花都挪过来。

她家的花我不曾觊觎，但确实喜欢，有这等好事还不同意？只是我有点不明白花大姐为什么突然不养花了。花大姐一脸喜悦：儿媳妇这回真怀孕了！儿子说，妈妈种的菜好，不上化肥，味道又好。我准备腾出地方，都种上俩孩子爱吃的菜。

谢过花大姐，我说：大姐，您以后想看花就到我这儿来吧！再有呢，我上次忘了问您贵姓了！

我的心里话是：大姐不再种花，就不能叫花大姐了，我真应该知道她姓什么呀。

她家的院子里有现成的各种蔬



## 乡土

## 开往两地的列车

孟庆辉

前几日回老家，乘坐沈阳至通辽的动车。1小时20分钟，就完成了以往需要6个小时的旅途！虽然现在外出都乘坐动车，但坐动车回老家还是第一次。欣喜间，以往乘火车的情形一幕幕浮现眼前。

1983年，我考上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就要到沈阳读大学了。从小在通辽市长大，还没有独自坐火车旅行的经历，临行前，父亲说，你要先在四平站换车，到沈阳大约9个多小时。父亲的话让我觉得去沈阳要很长时间。

1983年9月14日早晨6时许，我登上了终生难忘的首次载我远行的那列绿皮车。火车徐徐开动，送我的父母、同学大声喊着：“多保重，到沈阳来信……”经过4个多小时的火车之旅，又在四平站等待1个多小时，我换乘上哈尔滨到沈阳的列车，直到下午3时40分，才抵达沈阳站。

从此以后，通辽到沈阳，沈阳到通辽，绿皮火车伴随我从学校回家、从家回学校的旅程。1985年，沈阳至通辽开通了直达列车，我的行程从9小时缩短到6小时，但直达车每天只有一趟，若时间赶不及，还是不十分方便。

寒来暑往，时间到了1993年，列车依旧还是那绿皮车。当时我已在沈阳成家，只在每年春节时，我和爱人才会回老家通辽。儿子三岁那年，因为爱人要值年三十夜班，只能选择初一回老家。大年初一，当我们一家三口急匆匆地赶到沈阳北站，被告知那列火车初一、初二停运时，我和爱人的心情真是

无以言表，儿子用稚嫩的口气说：“火车也回家过年了吧？”我当时想，要是想啥时回家就能回家该有多好！

日月穿梭，时间到了2009年，儿子读大学了。我家也购买了小轿车。那年春节回通辽，东西全带齐，开车上高速，从沈阳到通辽的家门还不到4小时，走下车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出了当年的愿望——终于可以想啥时回家就能回家了！从那年起，我们很少乘火车回通辽了。

时光荏苒，10年一晃而过。今年，我和妻子决定再坐火车回通辽，但火车已不是绿皮火车，而是元旦刚开通的高铁。网购车票时，一查询沈阳开往通辽的动车，每天有十趟，从早晨7时到晚上7时，几乎1个多小时发一趟，每趟运行1小时20分钟左右，一等座、二等座都有。真给力！

儿子开车送我和爱人到车站。干净、漂亮的白色列车准时发车。在茫茫暮色中，列车高速地奔跑，运行速度从每小时50公里提到每小时130公里、180公里，再到260公里。它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散发出迷人的青春气息……恍惚间，我的思绪回到那绿皮车的年代。如今，绿皮车，快要说再见了。

从1983年到2019年，往来于通辽与沈阳，出行方式和质量在不断升级。仅仅从这出行交通工具的变迁，就见证了中国的速度和发展。奔驰的列车，不但记载着祖国甩掉落后的历史，更昭示着未来祖国的发展与前进步伐。

## 新诗

## 老兵的歌

聂晓宏

咫尺之间  
是我们找到彼此  
释怀，内心的一种渴望  
那是战友情  
重回延吉岭  
那一束束目光  
我的战友，被步伐控制的距离  
是不期而遇的惊喜

青春，在此萌发  
值班哨所，那雷达天线律动  
战友们日夜走在山间小路  
追求永不消逝的电波  
如此简单  
你和我，仍感到生命的重量  
一种缄默，是一次戍边  
彼此，珍爱的营地  
寻觅心灵的呼唤  
献上一次军礼，一生倾诉  
与梦想相恋  
我要说，那是不被四季遗落的山脉  
占满我的视野

重回延吉岭  
耳目一新的军营  
我们曾年轻的身影，归于历史  
对着盛夏八月  
我们不躲避似火骄阳  
从一条来路，追逐梦想  
一部分思念，重叠中  
那是爱的给予  
镌刻今日的相逢  
把心里话说出，体验  
那青春，站在时间的节点上  
在营门前留影  
留住不愿走的身影  
重回延吉岭，相逢战友情  
身影虽褪去韶华  
穿梭于过往时光中

记忆潮水般弥漫  
在每个日子穿梭  
站岗、放哨、值班  
青春，最浪漫的情怀  
奔赴每一个任务中  
亲爱的战友  
记忆保存你清晰的面庞  
多么真诚，多么执着  
亲爱的战友  
我永生难忘山色正浓郁

## 年轻的白杨(外一首)

张德平

汨汨流淌的小河旁  
挺立一片年轻的白杨  
清晨，迎来第一缕曙光  
夜晚，守护梦中的村庄  
那是我亲爱的战友  
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故乡  
树下的野花静静绽放  
举起一朵朵芬芳的敬仰

一身绿色的军装  
谱写战士的忠诚和担当  
防风固沙，涵养水源  
日日夜夜，放哨站岗  
这支队伍整齐阳刚  
风华正茂，斗志昂扬  
狂风，你想把他们推倒  
沙尘，你想打败铁盾般的胸膛

这片威武的方阵  
这群挺拔的儿郎  
战友重逢砸几拳又紧紧相拥  
这种方式直接、痛快、豪爽  
伫立八月火红的日子  
凝望眼前的层层绿浪  
退伍三十年今又归队  
我，也悄然化作了一棵白杨……

## 思念

常想起亲爱的战友  
常想起温馨的营房  
我交还祖国的那支枪啊  
是否依然擦得锃亮  
送我离队的小溪  
仍潺潺地流在感情的河床  
哨卡周围的山花  
几回把我的梦染得灿烂芬芳

日落西山红霞飞  
打靶归来，不老的老歌听醉夕阳  
十五的月亮，望星空  
唱不尽铁血男儿的侠骨柔肠  
为了和平鸽的哨音  
好年华甘愿放哨站岗  
为了橄榄林的恬静  
战士们何惧虎豹豺狼  
骄傲，最美的青春曾献给了国防  
无悔，脱下戎装不褪绿色的信仰  
怎能不怀恋战友？胜似手足情长  
怎能不感谢军营？练就无数好钢  
常想起爬冰卧雪压碎苦累  
想得激昂，想得甜蜜  
常想起我是一个兵  
想得甜蜜，想得激昂